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0531)85193207

怀念

春 兰

□史曙辉

一提到“春兰”这个词,我就想起小说《红旗谱》中那位将“革命”俩字绣到胸前褂子上的春兰姑娘。

女儿出生时,父亲想给她起个小名儿叫“春兰”,我觉得也挺好,岳父更是“兰儿兰儿”地随着叫,但七大姑八大姨都嫌土,共同维护我们夫妻俩从足球队上摘来的名字“力帆”。

近日翻报纸,看到广告上有个“春兰馒头”,感到组合得不错,经典而时尚。

“疯狂的君子兰”时代已过去好多年了,父亲也把君子兰看得很普通,但六年前我们在县城安家时,他老人家还是给我们送了盆不小的君子兰。

刚开始也没觉得这盆兰花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看上去怪苗壮的。

但从大前年冬天起,它开花了。

兔年春节前后,它更是开得烂漫,数了数,共十三朵花,我忙把它从阳台上搬到客厅里,时常欣赏它。这君子兰花期挺长,前前后后约有仨月。它从容稳重、悠悠地开放着,不像昙花的吝啬扭捏,也不像蔷薇的排山倒海。我就从那时学会了手机拍照。

但唯一遗憾的是当时父亲病自重,我觉得它盛开得不是时候,如东坡叹月:“何事长向别时圆?”但转

念一想,也好,也算是给它的培育者一个珍重的安慰。

今年夏天,我们给它移了个大盆,本想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就不奢望它今年再开花了。

但正应了父亲的戏言:“兰花挺泼皮”,今年11月暖气还没来的时候,妻子笑盈盈地告诉我:“君子兰又露红了。”

于是,12月2日,君子兰还未舒开花瓣的时候,我就又把它抱到了客厅里。

妻子建议道:“今年暖气比去年热,它能适应吗?”

果然,过了两天,有一朵花蕾蔫了,然后就夭折了。

妻子又谏:“兰有梅性,喜冷,你还是把它搬回温度低一些的阳台上吧。”

我不肯。

过了两天,又一个花蕾枯萎了。

我动摇了,望着剩下的三个壮蕾想:如果再夭折一个花蕾,我就把它抱回阳台上。

但君子兰终究“泼皮”,适应性很强,没有再夭折花蕾。

前天,这三个壮蕾竟昂首怒放了。我忙用手机给它们来了个大特写。

昨天,这盆兰花又发上了两个绿中透红的花蕾。

今晨,我不顾妻子的抗议,把压迫众花朵的一片叶子剪掉了,到了中午,花儿就开得更舒展了,更峥嵘了。

这兰终于在客厅站稳了脚跟。

## 我们如何爱父母

□苏米

我们小区里的一个邻居,把老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怕她和小辈生活不自在,就给她买了跟他前后楼的房子住。他每天都去看看老母亲。我们都觉得他真孝顺,也好幸福,每天都可以看到老妈。不像我们的父母,固守在自己的老地方老房子里,坚决不肯离开,害得我们每周要开车奔波着去看他们。

可是,也就过了一两年吧,他的老母亲去世了。那位邻居悲伤沮丧,见了谁都跟祥林嫂一样唠叨着:“要不是把老母亲接到城里来,她也不会走得这样早,她根本就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要是在老家,她肯定不会走得这样早。”

后来大家一起吃饭,他又说起老母亲的事。有一个他的同村老乡说:“是啊,你家大娘要是在老家,我娘也会经常去找她拉呱,村里的老人冬天也都会聚到你家里取暖喝茶,大家说说话,就不会寂寞孤独的。她要是在老家,生活肯定会更自在。”

我们硬要把年老的父母接到城里来住,硬让他们离开他们熟悉的生活,把他们关到一个在他们看来跟笼子无异的房子里,是真的孝顺吗?我突然意识到,那其实是我们做孩子的自私,因为把父母接到城里来,接到我们身边,我们方便照顾他们,不用每周奔波劳累,还赚了孝顺的名声。可是,我们想到他们的心理感受了吗?他们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白天小辈都去上班上学了,她自己在家里忍受孤单寂寞,不是一个安逸的环境就可以消除的。

我们爱父母,不仅要有物质上的给予和照顾,还要有内心的关怀。

说到内心的关怀,我又想到了另一个朋友的事。她的母亲现在是她最怕见的人,因为她母亲的爱给她带来很大的困扰。她的母亲,至今还整天操心着儿女的

生活,70多岁的人,还惦记着给她几个四五十岁的儿女买米买面,包饺子包包子送到儿女家里。其实孩子们家里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用她操心,但她就是要弄这个弄那个,弄完了还说自己累,说自己这里痛那里痛。孩子们不让她操心,不要她送的东西她还还不高兴,弄得我这个朋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个很好理解,其实老人就是怕自己没有用了,孩子们不需要她了,疏远了她。她怕孤单,她怕空虚,她找些事来维持和孩子们的关系。她只是把心寄托在孩子这里而已。只是,孩子们不让她把心放在他们的身上了。

我很想告诉这位朋友,她的母亲,只是想从儿女身上得到一些关注和爱而已,虽然她用的方式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有时候,这位朋友也会让我开导一下她的母亲,要像我母亲那样学会爱自己。但我还想告诉她,开导是可以的,但要配合行动来进行。我的母亲曾经也和她的母亲那样对我们,我觉得她太累了,我们也是负担。于是,有一段时间,我每周带母亲去吃一次她爱吃的肥牛火锅,边吃饭边开导她说,辛苦了一辈子了,要享福了,不要老想着为儿女做什么,现在,只要她开心,身体好,不用我们操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渐渐地让母亲习惯我们对她的照顾,让她觉得她什么也不为我们做,我们甚至更喜欢跟她在一起。带母亲去吃各种美食,已经是我和弟弟的一个习惯。我也会带她去喝下午茶,边喝着咖啡或者热茶边吃着各种小吃边跟她聊天,在这样开心的氛围里,你说什么她都爱听。她感受到你的爱比你给她包饺子做包子感受到的被需要,更快乐。

其实没有人喜欢辛苦,如果,你让父母没有辛苦就能感受到你的关注和爱,她就不会自己找累来关注你,谁也不愿是谁的负担。

# 霜叶红于二月花

□高振军

母亲赵兰芳,一名普通公安干警,2011年的11月,走完了她81年的生命旅程。母亲离开我们时已是深秋,深秋的泰山,比春天丰富,比夏天成熟,比冬天温存,尤其那饱经风霜的红叶,把泰山点缀得更加壮美。秋风中,一片红叶飘离了树枝,在空中旋舞着,最终回归到了养育它的泥土里。母亲的一生不就像一片红叶吗?

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时任莱芜县公安局长的父亲奉命调进西藏参加平叛。为了使平叛干部能够在西藏扎根,两年后,一纸调令也把母亲调到了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公安局。

母亲曾六趟往返西藏,她叹息说,那时进藏太难了,走一回死一回!

那时进藏要先坐火车到青海的格尔木,到了格尔木后赶紧到解放军的兵站报到,等解放军的运货车,这一等三天五天没个准。搭上车后,从格尔木到拉萨要走七八天,从拉萨再到南木林县还要重复一遍类似的旅程。

母亲晕车很严重,退休后,有一次单位来车接她参加老干部座谈会,家里到单位也就几里地,母亲进了会议室后脸色苍白,有人问“老赵你病了吗”,母亲说晕车,其他人听后哈哈大笑,说,“老赵啊,你当年是怎么进的西藏呢!”

是啊,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水迢迢,路漫漫,九死一生走一回,当年母亲的毅力该是多么坚强啊!

母亲讲,有一次过唐古拉山,晕车加上高原反应,一上车她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她睁开眼时觉得浑身剧痛,有人边拍打边喊她:翻车了,你还睡!母亲醒过神来,看到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卡车仰面朝天,货物被抛得七零八落,惊魂未定的人们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看到这惨状,母亲呜呜地哭了。

所以,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北京、上海,却知道拉萨、格尔木、南木林,而且想那一定是大城市,一定很美……

2007年我到西藏考察,路过格尔木时,我从火车上下来,深情地在站台上走着,深深地呼吸着格尔木的空气,像打量亲朋好友一样向每一位上下车的旅客投去友善的目光。我透过火车站的候车室,向外张望着似隐似现的街道。我仿佛看见了当年母亲的身影——在解放军的兵站里,在街道上的一个小旅馆旁,她脚步匆匆,她望眼欲穿,她归心似箭,命运使她与这个陌生的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还特意去了日喀则,在横跨雅鲁藏布江通往南木林县的大桥上,我站在江边向南木林县的方向看了很久。灰暗的天空下,几只苍鹰在盘旋,光秃秃的大山一座挨着一座,脚边的雅鲁藏布江很宽,江水卷着黄色的波涛,一路咆哮着向前奔去。

母亲曾和我说过,那时过江坐羊皮筏子,有的同志就不幸被浪头卷走了。

### 逝者档案



1961年本文作者的母亲赵兰芳在西藏留影。

- 姓名: 赵兰芳
- 终年: 81岁
- 籍贯: 山东省肥城市
- 生前身份: 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退休干警

母亲还说过,有一次跟工作队下乡,正准备吃饭,一个藏胞气喘吁吁跑来报信,说匪徒来了!他们骑上马就跑,出村不远就听到后面响起了枪声。

有一次母亲青霉素过敏在小诊所里昏迷了,既无药救治,转院又千里迢迢无法成行,医生说听天由命吧。昏迷了三天三夜后,母亲终于睁开了双眼,又一次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

……

站在母亲曾经生活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我心里翻江倒海,我在想,当年父亲一呆七年,母亲一呆五年,这期间逢年过节,他们挂念过年迈的父母吗?想过孤苦无依的孩子吗?这里天寒地冻,高度缺氧,这里长夜漫漫,人烟稀少,这里常有匪徒袭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们不寂寞吗?不痛苦吗?有没有感到命运的不公平?有没有伤心落泪?

结束了西藏之行,我把一条洁白的哈达和从雅鲁藏布江边捡的两块小石头送给母亲作为纪念。也许是勾起了难忘的回忆,母亲把它们捧在手里,默默望着,久久没有说话。是啊!他们是打江山的一代,是奉献的一代,不说和别人比,就是在和我们这些孩子的对比中,也深深感受到了差距。我1976年在部队一提干就是行政23级,每月工资57元,而母亲一建国就参加工作,摸爬滚打几十年,每月工资才47元。尽管工资不

投稿信箱: www.3207@63.com

人间